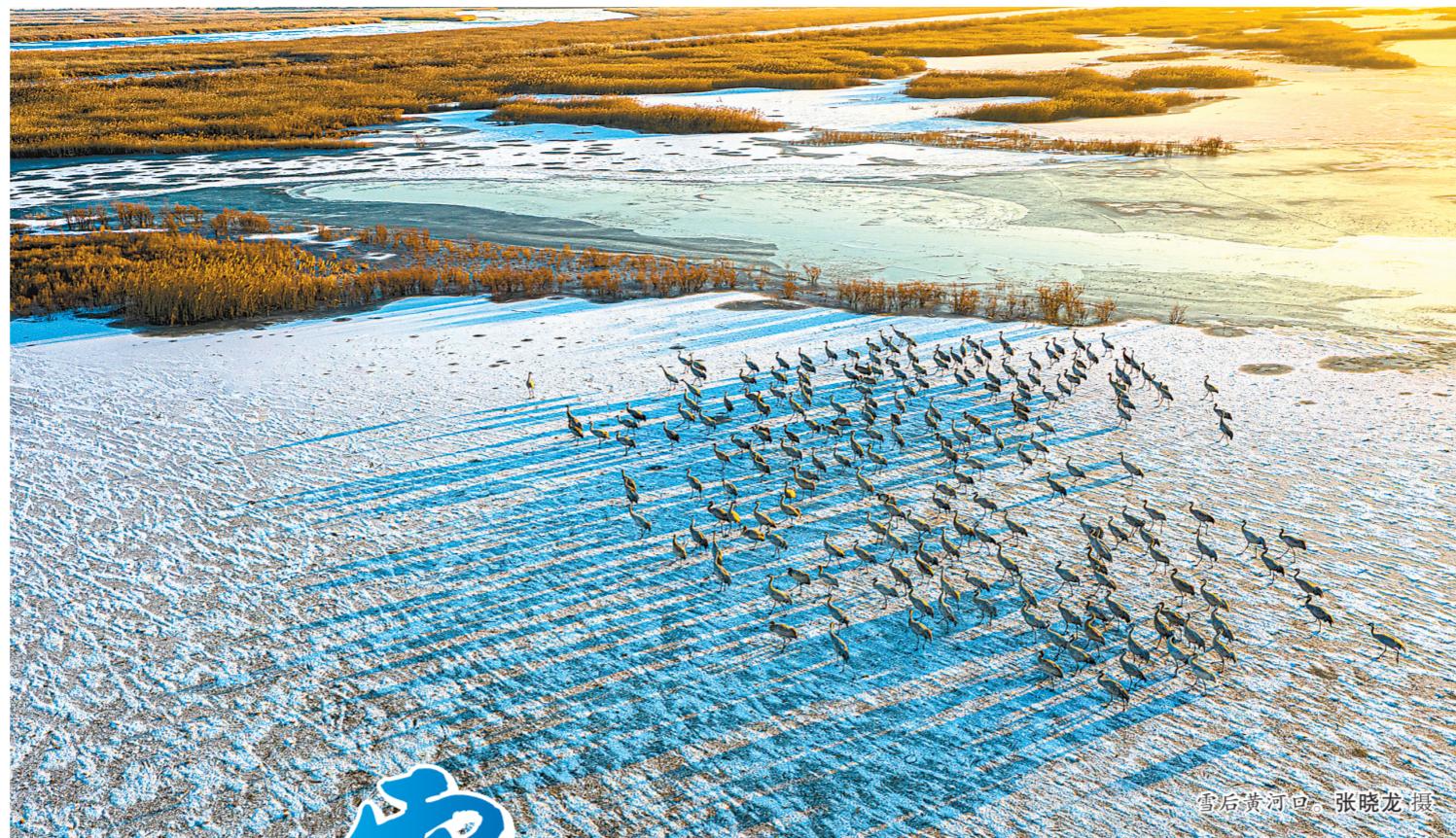




立冬这一天,大江南北,有些地方还停留于夏日,墙苔青翠,满目浓绿;有些地方已经落雪,大地素裹、屋檐染白;更多地方,则是被浅黄淡红的秋色所覆盖。

然而,无论南北东西,立冬的到来都意味着草木凋零、蛰虫休眠,万物进入休养阶段。如《孝经纬》曰:“斗指乾,为立冬,冬者,终也,万物皆收藏也。”愿本期文学专题,为您的立冬增添一份诗意与温暖,让文字的温度驱散冬日的寒意。

——编者



雪后黄河口 张晓龙 摄

朝阳随笔

## 戈壁上的槐树

马亮亮

临近立冬,我喜欢在黄昏的光里,沿着公寓楼旁的小路散步。

弯弯的小径,有橘色的光落在路旁的槐树上。风一吹,落叶如同蝴蝶般轻盈地落在我的脚边。抬头望向天空,槐树的叶子像是无数把小巧的剪刀,将蓝天和白云裁剪成树叶间的斑斓拼图。

想起第一次遇见这些槐树的情景,那是在12年前的春天。我背着行囊,和一群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一同被大巴带到了这个叫宁夏能化的的地方。走在不算宽阔的路上,从毛乌素沙漠刮来的风几次模糊了我的视线。透过阳光下飞扬的沙尘,我看到了远处戈壁上矗立着的一座高耸的冷却塔。塔下,几栋办公楼若隐若现,起重机正伸展着长臂忙碌不已。

在化工厂初建时期的喧嚣与混乱中,我努力寻找着一抹宁静的绿意,然而映入眼帘的,只有公寓旁两排矮小羸弱的槐树苗,在初春的大风中摇摇晃晃,仿佛下一秒就会被肆虐的风沙卷走。

“你们一定要好好长大啊!”我在心里默默祈祷。初来乍到的我也像是被栽到戈壁上的一株小树苗,不知道下一刻要面临的是狂风还是干旱。我渴望成长,把鼓励的话也说给了小树苗听。我感到庆幸,这片戈壁上竟然种下了如此多的槐树。

我对槐树有着深厚的情感。家乡的每一处,几乎都有槐树的身影。记得高中的校园里,教学楼前便种着两排高大的槐树。那枝繁叶茂的槐树,布满了岁月的印迹,写满了沧桑。

夏天的槐树枝叶茂密,午后的阳光透过浓密的树叶,落下斑驳的光影。有时候,我会静静地坐在槐树下,闭上眼睛,聆听蝉鸣和风声,好奇那些已经毕业离开的孩子还会不会因为函数题而烦恼。然而无论何时,我都看到老槐树泰然伫立,风来听风,雨来听雨。在一棵棵老槐树的身旁,我读懂了选择和坚定,沉默地前行,坦然接受生活中的风雨。

当我灿烂的笑容连同阳光下的槐花一同被定格在毕业照上时,我挥别老槐树,带着梦想踏上另一段旅程。在我的心底,也长出了那样的一棵槐树,有一片绿荫,有一季花香。当命运的列车将我载入宁夏能化看到这些槐树苗时,我感到自己也应该像它们一样,能够在这样生根发芽,逐渐成长。

一年又一年,时间的车轮碾过,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厂区的小槐树也逐渐长大。夏日清晨,漫步在这条小径上,清新的花香随风飘来,寻香望去,满眼皆是盛开的槐花,洁白的花串在阳光下闪耀着银光,分外迷人。秋日黄昏,这些渐渐长大的槐树为我们围出一片宁静的秘密花园,保留着夕阳的余晖,挽留着飘逸的浮云,让行人的步伐与秋天的第一片落叶相遇。

12年前,这里只有幼小瘦弱的槐树苗,如今已是遮天蔽日的参天大树。曾经荒芜的戈壁,不再寂寞;拔地而起的现代化工厂,处处可见粗大的管道纵横交错、圆柱形的储罐并排而立、笔直的烟囱轻烟袅袅……

我和我的伙伴们,早已习惯这里春天的风沙,也不再畏惧冬天的寒冷,我们都成了自己想要成为的样子,成家立业,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正如这些槐树一样,我们也在宁夏这片热土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成为这片土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些璀璨的时光以及时光里拼搏奋斗的人和事,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作者来自宁夏能化)

## 冰雪风雪协奏曲

王晓静

当一丝天光跳出凛冽的黑夜时,万物萧瑟的鲁北平原已盖上一层厚厚的白雪。

“好多年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了。”地球物理公司胜利分公司SGC2101队排列班长邢义钦一边揉着眼睛,一边从停在旷野的一辆面包车里向窗外看。

2024年元旦的一场大雪,改变了窗外的一切,今天和昨天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史南胜北三维项目一启动,队里就把这辆车配给了邢义钦。车的头部巨大,尾部超长。宽敞的内部结构能容下一床棉花被。一套备用棉工服、一箱方便面、一袋火腿肠……只要调整好驾驶座位,就能半躺下邢义钦90公斤重的大块头。

在鲁北平原施工,白天人多车多,只有夜间放炮才能获得高品质地震资料。就是人受点罪,要戴着头灯,在野地里摸黑工作。身为班长的邢义钦每晚上半夜开车围着40多平方公里的排列区域巡查,半夜睡在车里,这样方便随时处理排列故障。

生产任务不紧张的时候,邢义钦隔三岔五回宿舍洗澡换衣服,在干净整洁、柔软的床上躺一会儿。不睡在车里时,听不到电台的声音,他反而睡得不怎么踏实。

邢义钦的车里放着铁锹和镐头,碰到采集设备埋置不规范,或者被村民的羊群踩出来的情况顺手就处理了。要等排故障的人从一个点转到故障点,需要时间,尤其是雨雪天气,土路泥泞,荒野里有很多水洼,夜里黑,视线又不好。

这是SGC2101队的传统,党支部书记孙奎30多年来也都是这么睡的。孙奎有一辆外观看起来几乎和邢义钦这辆一模一样的车,但内饰差别就大了。孙奎的车只有一排座位,车厢里搁着一张1.2米长的自制铁床。邢义钦讨要了很多回,孙奎都没给。睡了几十年的床,有感情,谁舍得?即使退休了也得留个念想。

“就你那大体格子,别把我床压塌了。”瞅着虎背熊腰的邢义钦,孙奎直摇头。

井场上各种情况每天都有,设备故障、雨雪天气、大风天气……邢义钦开着车像流动应急处理站。同样睡在野外的还有20多个排列班长。

雪越下越厚,气温已降到零下16摄氏度。低温下的雪不再柔软和轻盈,一层一层牢牢冻结在水库大坝上、农田里、旷野里,也渐渐冻结在铺设好的采集设备和打好的井口上。

旷野里没有人,昨天的羊倌和羊群早已消失不见了。风里夹着雪花,雪里藏着寒风。枯瘦的树枝互相碰撞,发出杂乱而尖锐的咔咔声。

微信工作群里已经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了。党支部书记孙奎、项目经理梁晓腾正召集党员和共青团员驰援一线。他们从施工组、经管组、后勤组、节点数据回收组……走出来,走进白雪皑皑的野地里,用手机奥维软件搜索雪下的采集设备和井口,然后用铁锹除去它们身上的冰雪外衣,让它们露出地面,确保生产正常运行。

凿开冻雪,下面是冻土,冻土下才是冰冷的采集设备。一层一层凿下去,像剥一颗洋葱。

雪晃得人睁不开眼睛,此时的邢义钦顶着风走在水库大坝上。昨天才在这儿埋下采集设备,今天就赶上风雪。这段路,他白天夜里都走过,他想,就是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被雪盖住的设备。然而,当他真正站在茫茫平原上四顾的时候,就连水库内坝的石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拿着镐头的手冻得僵硬,脸被坝子上来势汹汹的风吹得生疼,像刀片割在身上。他还是打开了手机奥维软件。

身后,不知什么时候响起来一阵纷繁杂乱的踏雪声。邢义钦停下手中的活儿转过头。孙奎和梁晓腾正带着一队人浩浩荡荡地走过来。他们眉毛上挂着白霜,额头上却冒着水汽。“我们支援你来了”。

镐头撞雪声与风的协奏曲,或尖锐或嘹亮或沉闷,响在雪野里,像打破寂静的一记又一记重锤。天色渐渐暗了,无数采集设备浮出雪面,沉闷的地震炮声又响起来了,带着地心温度的地震数据源源不断地涌出大地,涌进雪夜。所有的人陆陆续续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邢义钦钻进那辆面包车里,打开暖水壶,为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方便面做准备。

(作者来自地球物理公司)



## 冰雪记

邹会莉

几天前的一场大雪,给电网造成不小的麻烦。

在诗人的笔下,冰雪是浪漫的化身,是童话里唯美的梦幻世界。但对于石油电力工人而言,风雪,意味着对电网平稳运行的考验。

在胜利油田滨海配电运维站,一群被称为“飞手”的技术人员,正操纵着无人机,在滩涂、塔顶、水塘线路等区域巡视着,敏锐而精准地捕捉那些难以察觉的问题。

在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空中画面中,冬天的滩涂,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宁静与壮美。随着气温下降,河面凝结起一层薄薄的冰霜,尤其是在清晨,阳光还未完全驱散夜幕留下的寒意时,整个滩涂仿佛被披上了一层银白色的纱幔。远处,几只不时怕寒冷的水鸟在冰面上轻轻跳跃,偶尔发出清脆的叫声,打破了这片刻的寂静。

湖面上,线杆的拉线长年累月被海风侵蚀,已经变得锈迹斑斑;铁塔线路的瓷瓶也因骤降的温度出现了裂缝。配电运维站员工回和同事穿戴好雨衣和救生服,橡皮筏载上工具,一步一步涉水前行去更换被腐蚀的拉线。湖水漫过大腿根,冰冷刺骨,仿佛无数根细针扎进了皮肤。每一次呼吸,冷空气都会直冲肺部,呼出一团团白色的雾气,瞬间消失在冷冽的风中。湖面上漂浮着薄薄的冰,走在最前面的回东,用胸口和膝盖撞击着冰面,冰一块块碎裂,辟出一条通行的路。除了脚步声和冰面的轻微断裂声,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水底淤泥黏滞阻塞。所有的人缓缓行进,慢慢接近浸没在水中的线杆。

被海风侵袭的电杆拉线锈蚀严重,拆除、更换,每一个动作都熟练而果断,一气呵成。回东深吸一口气,猛地扎进水里。混杂着水草的湖水浑浊难辨,他瞪大眼睛,用尽全身力气固定好拉线。随后湿淋淋地浮出水面,长长舒了口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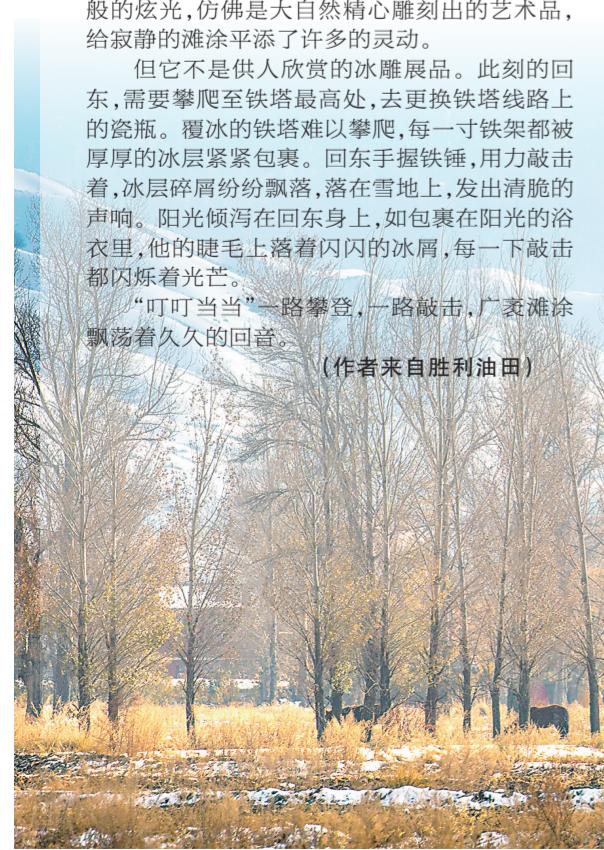
拉线更换完毕,随即赶赴第二个施工地点。

铁塔矗立在荒原之上,全身包裹着一层晶莹剔透的冰壳。在雪后的阳光下,铁塔散射着彩虹般的炫光,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刻出的艺术品,给寂静的滩涂平添了许多的灵动。

但它不是供人欣赏的冰雕展品。此刻的回东,需要攀爬至铁塔最高处,去更换铁塔线路上的瓷瓶。覆冰的铁塔难以攀爬,每一寸铁架都被厚厚的冰层紧紧包裹。回东手握铁锤,用力敲击着,冰层碎屑纷纷飘落,落在雪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阳光倾泻在回东身上,如包裹在阳光的浴衣里,他的睫毛上落着闪闪的冰屑,每一下敲击都闪烁着光芒。

“叮叮当当”一路攀登,一路敲击,广袤滩涂飘荡着久久的回音。

(作者来自胜利油田)



(作者来自中原油田)

林海雪原 周占成 摄

朝阳  
足音

